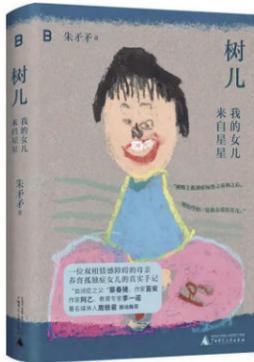


《树儿：我的女儿来自星星》日前在舟举办分享会 在孤岛与星空之间，爱是唯一的桥

□记者 朱蔚



上月27日晚，定海人民北路岛上书店，店内座无虚席。“一场特殊的心灵之旅”读书分享会正进行着。

分享的书籍《树儿：我的女儿来自星星》记录的是一个“非典型”家庭十年的真实轨迹，作者朱予予从四次流产的创伤写起，写到女儿树儿被确诊为孤独症伴随轻度智力障碍，再写到她作为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如何与自己的疾病共存，同时陪伴女儿穿越成长的迷雾。

《树儿》一书已入选2025世界孤独症日书单、2025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，并荣获LESS新世相出版奖“悦己榜”。

从暗夜到微光 一位母亲的艰难跋涉

窗外是海岛沉静的夜，室内却涌动着无声的共鸣。当晚7点，活动准时开始。舟山市第二人民医院资深心理专家金蓉作为本次活动的主持人，以温和平静的语调拉开了序幕。

这不仅是一场好书推介，更是一次真实生命的袒露、一段穿越荆棘的心灵对话。朱予予的写作之路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，多年来，她在“大米和小米”公众号分享育儿经验，阅读量超4万，成为许多同境遇父母的参照。她也为“网易人间”“知音真实故事”等平台撰稿，最高单篇阅读量达9.2万。在广西师大出版社2025年度豆瓣9.0+新鲜出炉的十佳高分书单中，《树儿》一书入列。而对朱予予而言，比荣誉更重要的，是这本书让更多沉默的家庭被看见。

现场的聚光灯下，她身穿素色卫衣，系着一条红色围巾，过耳的利落短发，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坚定。

这位“80后”温州女性，有着多重身份标签：双相情感障碍患者、孤独症孩子的母亲、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的女儿、前报社见习记者、非虚构写作者。而今晚，她最想分享的身份，只是一个名叫“树儿”的女孩的妈妈。

陪读日记 四万字里的挣扎与清醒

“树儿5岁才被确诊，但其实迹象早已存在。”朱予予回忆道，“她4岁时仍口齿不清，但我没太在意，因为我小时候也很晚才会叫‘妈妈’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“我父母双方都有精神病史，我早已做好可能生出一个精神疾病孩子的心理准备，却没想到是孤独症。”

分享会上，朱予予特别提到了那段珍贵的陪读时光。树儿上小学一年级时，作为陪读妈妈，朱予予得以进入课堂，亲眼观察融合教育的现状。“那一个月，我写了四万字的陪读日记。”她说，“有时我双相情感障碍发作，整夜睡不着，就熬夜写。文字是我保持清醒的方式。”

那些文字最初是凌乱的，如同她当时的状态。“药物没有及时调整，情绪像过山车。抑郁期间，连写字都困难。”但她坚持了下来，将碎片整理成章，最终成为书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。

《树儿》一书的封面是树儿手绘的“妈妈”画像。树儿初学画画，曾一度被所有美术机构拒收，而今她自创的画作，正陆续走向市场。

“不久前，我们卖出了树儿的画，定价在200~300元。”朱予予透露，也有机构买下电子版权，计划做成日历、马克杯等产品。“如果这样的收益能稳定下来，或许树儿高中毕业后，真能以画画为生。”这段话里没有悲情，只有一位母亲朴素的盼望。

从现场展示的树儿画作明信片来看，画面的色彩大胆，线条自由，充满未经雕琢



分享会现场，作家朱予予(中)与嘉宾对话

的生命力。金蓉医生评价：“树儿的画有先锋艺术家的风格，让人想起毕加索。”

现场对话 当孤岛试图连接大陆

观众提问环节将分享会推向更深层的交流。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问：“我的孩子也有孤独症，马上就要入学了，我想陪读，您有什么建议？”

朱予予沉思片刻：“我的经验是，低调透明。不要给老师过多负担，也不要‘护犊子’到被其他家长孤立。关键看班主任的态度，是公开还是不宣布。最重要的是，尽可能保持情绪稳定。我们的情绪是孩子的晴雨表。”

现场聆听的一位教育工作者从教育者角度提问：“我知道孤独症早期干预很重要，越早效果越好吗？”“这是一个无法根治的障碍。”朱予予坦诚回应，“干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长的定位，也取决于孩子是轻度还是重度。像重度孤独症，如果最终能学会自己穿衣、上厕所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们需要调整期待，接受每一种可能。”

现场的另一位嘉宾乐柏汝，舟山市一米阳光职业培训学校校长，从专业角度补充了舟山本地融合教育的现状。

当被问到“树儿在生活中对您有什么帮助”时，朱予予的回答出乎意料地朴实：“她就像一个完整的家务机器。前段时间，我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，树儿也一起承担照顾工作。生活中，我根本离不开她。”这一刻，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界限变得模糊，只剩下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依存。

标签之外 命名、误解与真实

有观众提到自己被书名中“来自星星的孩子”深深感动，朱予予却开门见山地直言，“我其实讨厌这个称呼，孤独症不是浪漫的童话，它是一种真实的发育障碍，伴随终身。”她给出了冷静的反思，“编辑最终选

定这个书名，更多是出于实用考虑，大家已经习惯这个称呼，便于搜索。但我始终认为，过度浪漫化可能走向妖魔化的另一极。孤独症就是一种需要被理解和接纳的神经多样性。”

她分享了一个细节：陪读期间，其他孩子会好奇地问“树儿为什么不一样”，她请老师不要过度特殊化对待树儿，“只有当老师一视同仁时，树儿才能真正融入集体”。

晚上8点半，分享会接近尾声。书店内的气氛已与开场时不同，少了些陌生与距离，多了些理解与连接。诚如朱予予所说：“树儿不是来治愈谁的，我也不是。我们只是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，尝试着彼此照亮。如果这个故事能让一个人觉得‘我不孤单’，那么所有的书写就都有了意义。”

观众陆续离场，一些人在书架前驻足，翻阅那本蓝色封面的《树儿：我的女儿来自星星》并购买；另一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，请朱予予给予签名，同时低声交流。窗外，海岛夜色深沉，星辰隐约。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朱予予为读者签名